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八回 暗勾連官匪同為虐

劉大人在公座上，聽客人王自順之言，爺的心中犯想，說：「據客人之言，不用說，武舉一家是那一起賊人殺死。內中誤事，俱是知縣之過。此事必須如此而行，方能完結此案。」劉公想罷，往下又開言，說：「王自順。」「有，小人伺候。」劉爺說：「你二人下去補狀，待本府行文，提句容縣令、楊家弟兄到來時，一並聽審圓案。」「是。」兩個人磕頭站起，退步出衙，補呈子不表。

且說劉爺往下問道：「此處離句容縣衙，有多少路程？」

下役跪倒回話，說：「此處離句容縣六十五里之遙。」劉公點頭，下役站起，退閃一旁。大人吩咐：「書吏作文一套，到句容縣，把知縣與楊家弟兄、還有鄉保地方，一齊提來，完結此案。」「是。」書吏答應，立刻回科房，作文書，用印，差該值的人去提差不表。大人退堂，下役散去，掩門。劉爺回後用飯歇息，俱各不表。

此書速快。到了次日天交正午的時候，下役回話說：「稟大人：句容縣知縣與楊武舉俱各提到，請大人的示下。」劉大人吩咐：「叫外邊伺候，立刻升堂。」內廝答應，連忙外跑，傳出話去，不多一時，伺候停畢，進內回話。大人走出房來，張祿跟隨，轉過二堂，閃屏門，進暖閣，大人歸位坐下，眾役喊堂，兩邊伺候。劉爺上面吩咐：「叫句容縣知縣、帶楊武舉當堂問話。」

清官座上言未盡，忙壞當差應役的人，答應一聲往外跑，登時之間到大門。口說傳話「大人叫：知縣武舉三個人。」句容縣，知縣答應頭裡走，楊家弟兄後面跟。三人舉步角門進，劉公座上細留神。但則見：前邊走的是知縣，頭戴秋帽顏色鮮。天藍緞袍石青褂，鸛鵲補子釘前胸。飄帶荷包分左右，緞靴一雙足下登。年貌不過五旬外，面帶奸詐不老成。二位舉人跟左右，俱各綢袍緊著身。立絨秋帽頭上戴，緞靴薄底帶灰塵。身體生來多雄壯，腰圍背厚在年輕。瞧他倆，面目忠厚人慈善，不像行兇那等形。劉爺看罷心中想：意中照顧他二人。他弟兄，若不仗義行此事，焉有塌天大禍星？知縣當先忙行禮，儀注不敢錯毫分。

禮罷躬身一旁站，武舉雙膝跪在塵，磕頭一心聽吩咐。堂上的，劉爺開言把話云：「下邊二人何名姓？家住句容什麼村？所因何事遭陷阱？你把那，已往之事細表明。」兩個武舉將頭叩，文炳開言尊「大人：舉人祖居句容縣，楊家莊，遺產儘夠過光陰。父母雙亡去世早，只有同胞二弟兄，弟名文芳兄文炳，本姓楊，去歲秋科中舉人。」

楊文炳磕頭，說：「回大人：舉人兄弟，平素間閉門不出，每日家中操演弓箭，以圖上進。正是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」

正月二十三日，天色將曉，有一人叩門，口稱是龍潭鎮開店的盛公甫那邊來的。回大人：這個盛公甫原是舉人的親表兄。家丁報稟舉人，舉人瞧了瞧，是我表兄的筆跡，本曾看出，先把那人讓至書房之內，行李搬進屋中，騾子拴在槽頭，叫家人預備茶水，這才把書拆開觀看。原來是舉人的表兄盛公甫，托付舉人弟兄照看這一位客人。客人原來是山西太原府的人，販賣綢緞為生，姓王，叫王自順，因為路過龍潭鎮，要在舉人的表兄盛公甫的店中投宿，盛公甫知道那條道上難走，叫他下在店中罷，又怕眾賊人趕到店中害死客人，連累店家過禍。」

楊文炳，復又進禮將頭叩：「大人青天在上聽：舉人表兄盛公甫，生來相熟有慈心，見了客人生憐憫，唯恐王姓喪殘生。欲待要，留他住在招商店，又怕賊人隨後跟。」

客人受害也不好，又怕連他有災星。欲待要叫客人走，強賊必定要追尋，趕上客人還是死，看他一場無始終。因此盛姓將書寫，叫他到楊家莊上找舉人，在我家中住一夜，明日登程無事情。回大人：舉人弟兄多仗義，再者又看盛表兄。留下款待那人飯，出房安歇到二更。門外又聽來人叫，敢則就是眾賊人。看門的，進內去報他的主，就知必是是非星。弟兄二人拿兵器，出來口叫開大門。強賊就有十數個，各把刀槍手內存。舉人問他何緣故，他說來把客人尋。將他們，個個請在大廳上，訴說其中就裡情。他說我們為盜寇，並未到過你的村。皆因是，聞我弟兄名頭大，並未曾，偷盜楊家莊上民。

「回大人，眾賊說：『我們縱然做賊，並不曾到過貴村，皆因看的是你們倆，也算是此處的杰俊。自古說好漢愛好漢，並非怕你不敢來，你們錯想了。今晚上我們哥兒們既是趕到此處，論理，就該把人早早獻將出來，才是正理。』大人想：舉人既把那人留在家內，焉肯又把他獻將出來？舉人無奈，對他們言講大理，說那做賊的不好之處，損人利己，將來定有報應。」

舉人說：『就是你們來趕上客人，也不過為的是財財！今朝看我的薄面，將此人放過，我情願奉送幾百兩銀子，你們拿去，此事如何？』回大人：誰知他們不依。群賊之內有一人開言：『謾說你給幾百銀子，就是黃金過北斗，也不算什麼！你要是軟弱無能的人，這倒使得；要是讓了你，要不出客人去，還叫別者的江湖聞知恥笑。』舉人聞聽賊的這些話，心中就有幾分怒氣。舉人說：有，銀子也有，只怕你們要不出去。』」

楊武舉，口中連把「大人」叫，貴耳留神情聽真：「眾賊聞聽舉人話，大眾不依齊動噴。跳出大廳講動手，舉人弟兄那肯容？招呼家丁明燈火，奮勇努力要相爭。手下家人也來助，主僕齊心擋賊人。回公祖：眾賊難把舉人勝，帶著眾傷有二名。餘者膽怯不敢戰，思量只恐要逃生。」

若論理，一齊該當全拿住，送到當官問罪名。內中卻有兩件事，饒過眾寇也通情。頭一宗：他們無傷客人命，行李未動半毫分；第二宗：懼怕餘寇來去事，他們不敢惹舉人，拿著別者來出氣，豈不就，苦壞楊家莊上民？饒他去罷是正理，自然成全在中心。那知慈悲生禍害，反惹飛災禍奔身。開路饒放強賊走，拾定著傷兩個人。出了大門揚長去，舉人家丁關上門。誰知客也無睡醒，前走致謝到廳中。歇息半夜天光亮，打發客人起了身。一天無事直到晚，各自安歇睡昏沉。那天中過二更鼓，一樁異事罕驚人。」

「回大人：二十四日這一晚上，二更多天，舉人家裡俱各睡著，只聽『咕咚』一聲，把舉人驚醒。皆因舉人的心中有事，怕的是賊反來攪鬧。睡夢之中，只聽『咕咚』一聲響亮，就掉在舉人的窗外。舉人連忙穿衣，秉燈出房，留神觀看，卻是一個藍包袱。隨即打開一瞧：裡麵包定血淋淋的兩顆人頭！舉人看罷，情知是賊人移禍之計，少不得等到天明，舉人同兄弟楊文芳，拿定那個包袱，同著鄉保地方，一同進句容縣報明此事。」

誰知這位縣尊一味地偏心歪問，只說舉人弟兄將人殺死，堂前只叫招認。回大人：舉人無可所招認，不過實訴而已。怎奈縣尊不聽，硬行文書一套，將我弟兄二人前程革退，要動刑審問。」

舉人細想：賊人把頭移禍於我，我說必是賊人暗害我之意，因此舉人哀告，怎奈縣尊總也不聽。」

楊文炳，復又向上將頭叩，口尊青天在上聽：「舉人明知有後患，強賊定害我滿門。無奈復又央縣令，弟兄兩個留下心：放回一個保家眷。知縣執意不肯從，要放一個不能夠，全都拘禁縣衙中。次日一早人來報，牌頭報事到衙門。舉人的，家中盡被人殺死，二十四口赴幽冥！定是眾賊來暗害，喪盡全家真慘情！今蒙大人提來審，得見青天一般同。望大人，速拿此賊結此案，合家幽魂感天恩。」

說著連連將頭叩，劉爺開言把話云：「叫聲武舉楊文炳，算是胡涂心內渾。你說明知有後患，為什麼，粗心反中計牢籠？進縣去把人頭報，弟兄很該去一名，留一個，在家提防保家眷，如此而行理上通。弟兄兩個同進縣，也算是，天官造定不非輕。二十四人坑性命，冤冤相報在今生。就只可恨句容縣，做官胡涂很不明。若還暗把人殺害，誰還肯，自拿人頭到縣中？既叫武舉他償命，屍首卻在那邊存？」

拘禁武舉有緣故，生生的，斷送楊家滿共門！本府定叫他償命，這宗貪官豈可容！」劉大人，說話之間翻了臉，把一位署任的貪官嚇白了魂！

